

欽定梁書

卷之十
五二五六

梁書卷五十二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四十六

止足

顧憲之

陶季直

蕭朏素

易曰亢之爲言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傳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然則不知夫進退不達乎止足殆辱之累朞月而至矣古人之進也以康世濟務也以弘道厲俗也然其進也光寵夷易故愚夫之所乾沒其退也苦節艱貞

故庸曹之所忌憚雖禍敗危亡陳乎耳目而輕舉高路
寡乎前史漢世張良功成身退病臥却粒比於樂毅范
蠡至乎顛狽斯爲優矣其後薛廣德及二疏等去就以
禮有可稱焉魚豢魏畧知足傳方田徐於管胡則其道
本異謝靈運晉書止足傳先論晉世文士之避亂者殆
非其人唯阮思曠遺榮好遁遠殆辱矣宋書止足傳有
羊欣王微咸其流亞齊時沛國劉瓛字子珪辭祿懷道
棲遲養志不戚戚於貧賤不耽耽於富貴儒行之高者
也梁有天下小人道消賢士大夫相招在位其量力守
志則當世罔聞時或有致事告老或有寡志少欲國史

書之亦以爲止足傳云

顧憲之字士思吳郡吳人也祖覲之宋鎮軍將軍湘州刺史憲之未弱冠州辟議曹從事舉秀才累遷太子舍人尚書比部郎撫軍主簿元徽中爲建康令時有盜牛者被主所認盜者亦稱已牛二家辭證等前後令莫能決憲之至覆其狀謂二家曰無爲多言吾得之矣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逕還本主宅盜者始伏其辜發姦摘伏多如此類時人號曰神明至於權要請託長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又清儉彊力爲政甚得民和故京師飲酒者得醇旨輒號爲顧建康言醕清且美焉遷

車騎功曹晉熙王友齊高帝執政以爲驃騎錄事參軍
遷太尉西曹掾齊臺建爲中書侍郎齊高帝卽位除衡
陽內史先是郡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木尤貴悉裹
以葦席棄之路傍憲之下車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
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爲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又
土俗山民有病輒云先人爲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
名爲除祟憲之曉喻爲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由風俗遂
改時刺史王奐新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
之化至矣若九郡率然吾將何事還爲太尉從事中郎
出爲東中郎長史行會稽郡事山陰人呂文度有寵於

齊武帝於餘姚立邸頗縱橫憲之至郡卽表除之文度
後還葬母郡縣爭赴弔憲之不與相聞文度深銜之卒
不能傷也遷南中郎巴陵王長史加建威將軍行婺州
事時司徒竟陵王於宣城臨成定陵三縣界立屯封山
澤數百里禁民樵採憲之固陳不可言甚切直王答之
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卽命無禁遷給事黃門侍郎兼
尚書吏部郎中宋世其祖覬之嘗爲吏部於庭植嘉樹
謂人曰吾爲憲之種耳至是憲之果爲此職出爲征虜
長史行南兖州事遭母憂服闋建武中復除給事黃門
侍郎領步兵校尉未拜仍遷太子中庶子領吳邑中正

出爲寧朔將軍臨川內史未赴改授輔國將軍晉陵太守頃之遇疾陳解還鄉里永元初徵爲廷尉不拜除豫章太守有貞婦萬睢者少孀居無子事舅姑尤孝父母欲奪而嫁之誓死不許憲之賜以束帛表其節義中興二年義師平建康高祖爲揚州牧徵憲之爲別駕從事史比至高祖已受禪憲之風疾漸篤固求還吳天監二年就家授太中大夫憲之雖累經宰郡資無擔石及歸環堵不免飢寒八年卒於家年七十四臨終爲制以勅其子曰夫出生入死理均晝夜生旣不知所從死亦安識所往延陵所云精氣上歸于天骨肉下歸于地魂氣

則無所不之良有以也雖復茫昧難徵要若非妄百年
之期迅若馳隙吾今豫爲終制瞑目之後念竝遵行勿
違吾志也莊周澹臺達生者也王孫士安矯俗者也吾
進不及達退無所矯常謂中都之制允理愜情衣周於
身示不違禮棺周於衣足以蔽臭入棺之物一無所須
載以輜車覆以麤布爲使人勿惡也漢明帝天子之尊
猶祭以杆水脯糗范史雲烈士之高亦奠以寒水乾飯
況吾卑庸之人其可不節衷也喪易寧戚自是親親之
情禮奢寧儉差可得由吾意不須常施靈筵可止設香
燈使致哀者有憑耳朔望祥忌可權安小牀暫設几席

唯下素饌勿用牲牢蒸嘗之祀貴賤罔替備物難辦多
致疎怠祀先人自有舊典不可有闕自吾以下祀止用
蔬食時果勿同於上世也示令子孫四時不忘其親耳
孔子云雖菜羹瓜祭必齊如也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哉
所著詩賦銘讚并衡陽郡記數十篇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也祖愍祖宋廣州刺史父景仁中
散大夫季直早慧愍祖甚愛異之愍祖嘗以四函銀列
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季直時甫四歲獨不取人問其故
季直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是故不取愍
祖益奇之五歲喪母哀若成人初母未病令於外染衣

卒後家人始贖季直抱之號慟聞者莫不酸感及長好學淡於榮利起家桂陽王國侍郎北中郎鎮西行參軍竝不起時人號曰聘君父憂服闋尚書令劉秉領丹陽尹引爲後軍主簿領郡功曹出爲望蔡令頃之以病免時劉秉袁粲以齊高帝權勢日盛將圖之秉素重季直欲與之定策季直以袁劉儒者必致顛殞固辭不赴俄而秉等伏誅齊初爲尚書比部郎時褚淵爲尚書令與季直素善頻以爲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事淵卒尚書令王儉以淵有至行欲謚爲文孝公季直請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謚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季直又

請儉爲淵立碑終始營護甚有吏節時人美之遷太尉
記室參軍出爲冠軍司馬東莞太守在郡號爲清和還
除散騎侍郎領左衛司馬轉鎮西諮議參軍齊武帝作
相誅鋤異已季直不能阿意明帝頗忌之乃出爲輔國
長史北海太守邊職上佐素士罕爲之者或勸季直造
門致謝明帝旣見便留之以爲驃騎諮議參軍兼尚書
左丞仍遷建安太守政尚清靜百姓便之還爲中書侍
郎遷游擊將軍兼廷尉梁臺建遷給事黃門侍郎常稱
仕至二千石始願畢矣無爲務人間之事乃辭疾還鄉
里天監初就家拜太中大夫高祖曰梁有天下遂不見

此人十年卒于家時年七十五季直素清苦絕倫又屏居十餘載及死家徒四壁子孫無以殯斂聞者莫不傷其志焉

蕭眎素蘭陵人也祖思話宋征西儀同三司父惠明吳興太守皆有盛名眎素早孤貧爲叔父惠休所收卹起家爲齊司徒法曹行參軍遷著作佐郎太子舍東尚書三公郎永元末爲太子洗馬梁臺建高祖引爲中尉驃騎記室參軍天監初爲臨川王友復爲太子中舍人丹陽尹丞初拜高祖賜錢八萬眎素一朝散之親友又遷司徒左西屬南徐州治中性靜退少嗜欲好學能清言

榮利不關於口喜怒不形於色在人間及居職竝任情
通率不自矜高天然簡素士人以此咸敬之及在京口
便有終焉之志乃於攝山築室會徵爲中書侍郎遂辭
不就因還山宅獨居屏事非親戚不得至其籬門妻太
尉王儉女久與別居遂無子八年卒親故迹其事行謚
曰貞文先生

史臣曰顧憲之陶季直引年者也蕭眎素則宦情鮮焉
比夫懷祿耽寵婆娑人世則殊間矣

梁書卷五十三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撰

列傳第四十七

良吏

庾華 沈瑀 范述曾 丘仲孚

孫謙 伏暉 何遠

昔漢宣帝以爲政平訟理其惟良二千石乎前史亦云
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也故長吏之職號爲親民是以導
德齊禮移風易俗咸必由之齊末昏亂政移羣小賦調
雲起徭役無度守宰多倚附權門互長貪虐培克聚斂

侵愁細民天下搖動無所厝其手足高祖在田知民疾苦及梁臺建仍下寬大之書昏時雜調咸悉除省於是四海之內始得息肩逮踐皇極躬覽庶事日昃聽政求民之瘼乃命輜軒以省方俗置肺石以達窮民務加隱卹舒其急病元年始去人貲計丁爲布身服浣濯之衣御府無文飾宮掖不過綾綵無珠璣錦繡太官撤牢饌每日膳菜蔬飲酒不過三醖以儉先海內每選長吏務簡廉平皆召見御前親勗治道始擢尚書殿中郎到漑爲建安內史左民侍郎劉勰爲晉安太守漑等居官竝以廉潔著又著令小縣有能遷爲大縣大縣有能遷爲

二千石於是山陰令丘仲孚治有異績以爲長沙內史
武康令何遠清公以爲宣城太守剖符爲吏者往往承
風焉若新野庾華諸任職者以經術潤飾吏政或所居
流惠或去後見思蓋後來之良吏也綴爲良吏篇云

庾華字休野新野人也父深之宋應州刺史華年十歲
遭父憂居喪毀瘠爲州黨所稱弱冠爲州迎主簿舉秀
才累遷安西主簿尚書殿中郎驃騎功曹史博涉羣書
有口辯齊永明中與魏和親以華兼散騎常侍報使還
拜散騎侍郎知東宮管記事鬱林王卽位廢掌中書詔
誥出爲荊州別駕仍遷西中郎諮議參軍復爲州別駕

前後綱紀皆致富饒。華再爲之清身，率下杜絕請託。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飢寒。明帝聞而嘉焉，手敕褒美。州里榮之。遷司徒諮議參軍，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平京邑，霸府建，引爲驃騎功曹參軍。遷尚書左丞，出爲輔國長史。會稽郡丞行郡府事時，承凋弊之後，百姓凶荒，所在穀貴，米至數千人多，流散。華撫循，甚有治理。唯守公祿，清節逾厲。至有經日不舉火。太守襄陽王聞而饋之。華謝不受。天監元年卒，停屍無以殮，柩不能歸。高祖聞之，詔賜絹百匹，米五十斛。初，華爲西楚望族，早歷顯官，鄉人樂藹有幹用，素與華不平。互相陵競，藹事齊豫章王嶷。